

寫真箱



上海寶華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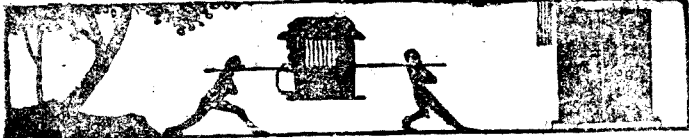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十八回

王芸士肩荷濕木梢

張佩芬心傷苦社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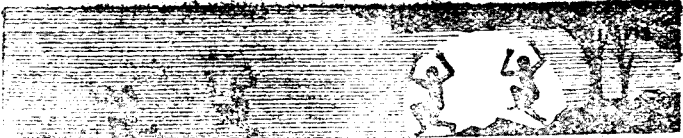
主僕兩人。氣噓噓跑到崑山。却撲了一個空。芸士便想跟蹤到蘇州。破了鐵鞋。也要把根生找到。才肯罷休。王升向他主人道。這却不用着忙。他到蘇州找不見女兒。自會回來。有了他的住址。那怕他插翅飛去。又叮囑那個和根生同居的道。我們主僕倆是打從南翔鎮上。特地來找根生的。根生的女兒現在南翔鎮上。張大經老相公家裏。他要父女相會。趕快來南翔訪問張老相公。不費他一草一木。由他把女兒領回。我們張老相公。素來多行善舉。廣積陰功。教他不用疑惑。放膽前來。休得錯過了這個好機會。那個同居的嘴裏。諾諾答應。心裏却老大的疑惑。怎麼根生偏和這些善人有緣。碰見了蘇州衛善人。幾乎把這條窮



性命都斷送了。現在又添上一個南翔張善人。多分也不是個好人。（社會中多僞君子。遂使一二真君子。亦不易得人信仰。諺云。惡人帶累了好人。可爲一歎。）王升囑罷。便隨着他主人芸士。搭車回到南翔。比及到了家裏。芸士待向他母親面前。稟告一切。却見他母親朱氏。正和佩芬在裏面談話。芸士尙沒啓齒。佩芬却迎將前來道。好了好了。芸哥回來了。我在這裏等候了多時。眼巴巴盼你回來。心窩裏焦急得甚麼似的。不但我心裏焦急。我家爹爹的一顆心。比着我益發焦急。承你芸哥的美意。替老人家覓個噓寒問暖的人。誰料老人家轉添上了一樁心事。大半天長吁短歎。只在屋子裏打轉。說害了人家的骨肉。這便怎麼好……現在且別多講。你只告訴我聽。這個做小販的沈根生。想必和你一起兒來。快快使他們父女相會。把這可憐女郎。給他領去。免得




老人家擔着一樁心事。芸士吞吞吐吐的答道。找是找到了。只是……佩芬搶着說道。找到了便好。你也不須下甚麼轉語。人在那裏。快快領他去見老人家。要是去得遲了。老人家的眼睛都要望穿咧。芸士忙道。好教佩妹得知。根生的住址是找得了。根生的人尙沒找得。當下便把方才的探問情形。說了一遍。佩芬聽着。緊皺着眉心道。那麼老人家的。心事尙不能放却。這便怎麼是好。朱氏道。甥女但請放心。根生一得了消息。早晚便該來看他女兒。要是不來。明天再着芸士去找他。便不怕他不一起兒回來。佩芬道。姨母這却難說。聽得他們父女倆。一般都是至性至情的人。根生的意思。拚死也要贖回女兒。阿蓮的意思。拚死也要跟隨老子。這番根生跑到蘇州。瞧不見女兒。知道女兒已賣給了人家。永遠不得相會。我們替他設身處地的一想。怕不希望斷絕。生趣索



然要是他懷抱着甚麼短見。死在蘇州。阿蓮知道了。怕不隨着他老子一路兒走。他們兩條性命。畢竟害在那個手裏。我雖不殺伯仁。伯仁由我而死。我們精神上的苦痛。良心上的責備。從此以後。將沒個了期。芸士這時分明肩上了濕木梢。好生愧悔。勉強說道。佩妹神經過敏。據我看來。怕沒有這樁事。根生既把女兒賣絕在衛家。可見他是個天性涼薄的人。瞧不見女兒。怎會覓死。佩芬道。芸哥的論調。純是隔靴搔癢之談。你是個膏粱子弟。怎曉得窮社會裏面的苦痛。（憤極之言）要是根生也似我們這般的人家。荒年不怕飢。臘月不愁冷。只懂得飯來開口。衣來伸手。那麼他因甚要把嫡嫡親親的女孩兒。抵給人家做使婢。我恰才向這可憐女郎。細細的問他家世。說你的老子既然待你很好。便不該把你做抵押品。阿蓮說這不是他老子的意思。却出於他的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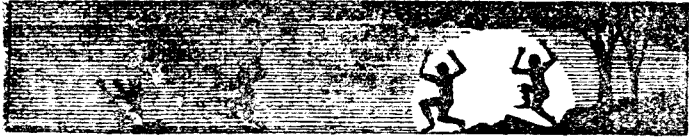
願我聽了很奇怪。便道：你好端端不在家裏住，却自願抵給人家做婢女。這是甚麼意思？阿蓮嗚嗚咽咽，把那年抵押的情形，細細告我知曉。他說得異常沈痛，累我也賠却許多眼淚。芸士道：他說些甚麼？佩芬在椅上坐定了。芸士也坐在一旁聽他講話。佩芬道：這段痛史說來話長。咧。他道：（以下云云，均補上文所未詳）那年自夏至秋，三個月不曾降雨。爹爹租種的幾畝田，枉費了許多血汗，粒米都沒得收成。爹爹沒奈何，瞧着田裏的死稻，跑到蘇州，向縣裏去報荒，踏進大門，尙不曾開口。早吃那做公的警眼，瞧見，不問情由，惡狠狠提起皮鞭，雨點般的打來。把爹爹打出大門以外。可憐我爹爹，有苦沒處伸訴，忍氣吞聲回到家裏，終日哭喪着臉兒，竟想不出甚麼計較。待到秋盡冬來，城裏的田主人家，不管田裏有穀沒穀，早開着倉廳，預備收租。頭限二限的限期。



分明是陽世的閻王關。催租的諭單。比着催命符。還要利害。狐假虎威的催甲。敲門打戶。百般的前來恐嚇。逼得我爹爹。上天無路。入地無門。和我媽媽廝對着。只是痛哭。我那時正交十五歲。目見情形。心窩裏痛如刀割。又見附近的人家。爲着田租逼迫。常有自尋短見的。便防着爹爹媽媽。窮極無聊。也走着這條道路。因此提心吊膽。處處留意他們的行動。記得一天的夜裏。爹爹媽媽足足的哭了半夜。在那哭泣的當兒。噥噥唧唧。不知說些甚麼話。我待要聽時。却恨聲音很低。再也聽不清楚。便猜出事情不妙。一定要起甚麼變端。只得悉心靜氣。察聽舉動。徹夜都不曾合眼。到了來朝。爹爹捲着牀上破棉胎。向外直走。我追上問道。爹爹做甚麼。他道。連日沒有吃飽。肚皮都餓癩了。且把這棉胎。質當幾百錢。買幾升米。大家吃一個飽。我道。肚皮吃飽了。床上沒有棉胎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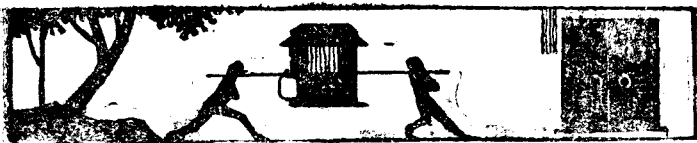
蓋這般大冷天。怎好過夜。爹爹向我瞪了一眼道。癡丫頭。只要肚皮吃飽了。甚麼事可不必理會。我覺得爹爹說話蹊蹺。他出門時。便跟着他同走。比及到了市鎮。把這破棉胎當了二十個銅元。只夠糴米一斤。淨多着五個銅元。却把來買了十匣火柴。我道。要這許多火柴何用。他道。一天用不了的。用的日子正長咧。你管他做甚。比及到了家裏。把這一升米都煮了粥。爹爹媽媽都逼着我先吃。我道。我不覺餓。你們捱餓了多天。合該先吃。爹爹道。我嫌着燙嘴。你吃罷了。我們吃。橫豎有一罐粥。那怕吃不夠。我那時也餓得慌。便盛着粥先吃。胡亂點着飢。吃了淺淺的一碗。便不敢再吃。却見爹爹取着一雙竹筷。在粥罐裏兜底的掏了一陣。我道。爹爹掏甚麼。他道。粥燙得很。掏得溫了。便容易下肚。也是爹爹媽媽命不該絕。驀地裏一陣硫黃氣息。直向我鼻邊撲來。我連喊着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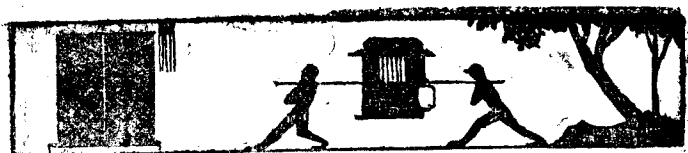
好不好。趕快看這粥罐時。裏面的粥。都沾染了淺紅顏色。原來十匣火柴頭。一齊鑲和在熱粥裏面。他們把好粥先給我吃。待我吃過了。才下這毒藥。預備畢命。我那時捧住粥罐。號啕大哭。他們抵死的來搶。我便摔破了粥罐。把熱粥濺得滿地。他們都伏倒在地上。待要舐吃那潑翻的毒粥。我極喊着左右鄰舍。快來救命。虧得沿街淺戶。鄰舍們聞喊便來。拖的拖。扯的扯。我趕把地上的粥。掃個淨盡。他們才沒有吞入肚裏。後來鄰舍們都向我爹爹勸道。好死不如惡活。除了死法。總有活法。你便沒錢償租。也不該行這下策。你的女兒現在已十五歲了。只消抵押在城裏紳富人家。充當一名粗使婢女。待過三年五載。再去取贖。依舊可以骨肉團圓。強如吞這火柴。死於非命。爹爹聽了。尚不曾說甚麼。我早跪倒在地。向鄰舍磕頭道。只要爹爹媽媽不尋短見。無論把我抵押



在那裏。我都肯去。當時有一個鄰舍。便把我薦到衛善人家裏。言明抵押洋五十元。三年取贖。連本和利一總七十五元。爹爹媽媽含着淚送我出門。我却強做笑容。一些兒沒有留戀的樣子。臨別時。爹爹親向我說。留得青山在。不怕沒柴燒。只要自己不死。無論如何。總要把你贖取回來。……這些說話。都是那年抵押阿蓮的實在情形。可見窮社會裏的種種苦痛。我們做夢也想不到。這番根生找不到女兒。或者重演自殺的慘劇。也未可知。我的預料。算不得神經過敏。話雖如此。我也但願他沒有這樁事。早些兒骨肉團聚。芸哥費了這一筆買妾錢。總算成人之美。要不是呢。一着輸棋。滿盤都錯。我們心抱不安。還是小事。却教老人家留這悲慘影像。深深的映入腦筋。一輩子抱恨無盡。這便如何是好。芸士聽了這一席話。開口不得。朱氏又絮絮叨叨。專把兒子怪怨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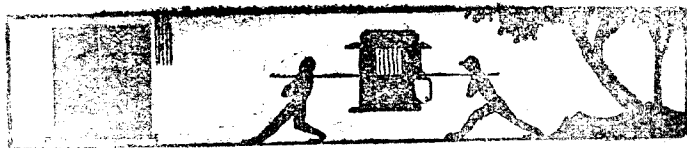
這當兒。佩芬家裏的傭婦。來接佩芬回去。說老相公等得焦躁。畢竟阿蓮的老子。找到不找到。立等小姐去回話。佩芬起身告別。沒精打彩的回去。芸士相送出門。再三囑託佩芬。教他轉稟堂上。不用焦躁。這個沈根生。包管在三天以內。可以找到。我王芸士願負個完全責任。佩芬點了點頭兒。說芸哥本來自尋煩惱。找不到沈根生。你肩上的濕木梢。再也卸脫不得。佩芬去後。芸士癡望着根生到來。等過一天。毫無影響。到了來朝。又打發王升到根生家裏。候他回來。一天容易過去。王升隻身歸來。說事有蹊蹺。根生一去蘇州。兩天沒有歸家。芸士好生着急。過了一宵。便帶着王升。親到蘇州。訪問根生下落。暫時按下。話分兩頭。書却平行。話說沈根生發在醫院以後。依舊手舞足蹈。癡迷不醒。院長怕他惹禍。用着一條大鐵鎖。把他鎖在一間黑暗的空屋裏面。係都不去係



他。根生又沒個親人前來看視。一切醫金藥費。又沒人肯擔任。院裏儘有優等的醫生。道地的藥劑。誰肯賠錢賠功夫。療治這個不名一錢的瘋漢。所以根生鎖住在醫院裏面。比着鐵窗黑獄。更覺淒涼。虧得他神經錯亂。嬉笑依然。在那鐵索瓊瑤的當兒。還高唱着俺這裏權也有了。勢也有了。大總統不是我敵體。督軍巡閱使不是我對手。（今之有權有勢者。往往爲權勢所束縛。與此瓊瑤鐵索之瘋漢。相去不能以寸。）院長施里仁自接受了這個瘋漢。倒擔上了一樁心事。白白的給他屋住。給他飯吃。分明澆灌死桑樹。有甚麼出息。又因這個瘋漢。是官廳裏發下來的。不好把他推出門外。輾轉思想。正沒做着理會處。忽然衛善人打發僕人。用着衛餘慶的名片。前來邀請院長。說有要事面商。欲知後事。且閱下文。



寶
真
箱
第十八回




第十九回

施醫士得生財秘訣

衛善人挂仁義招牌

院長施里仁瞧了瞧名片。暗想我和衛善人不過是個泛泛之交。平日並沒交往。這番邀我議事。覺得有些突如其來。便向衛宅的僕人問道。貴上邀我去商議。端的爲着甚事。僕人回說。詳情可不知道。大約爲着沈瘋子的事。施老爺會過了家主。自見分曉。里仁聽得沈瘋子三個字。先自吃了一粒安心丸。暗想我正愁着在這瘋子身上。一些兒沒有生發。衛善人邀我前去。一定肯擔任這筆醫藥費。我正困倦時。他却送枕來。這般好機會。萬弗錯過。當下便遣發僕人。先行回去覆命。說我立刻便來。僕人去後。里仁忽一轉念道。且住。這個衛善人。是有名的象牙肥皂。憑你怎樣擦抹。肥皂上不損絲毫。又是有名的朝天串頭繩。只見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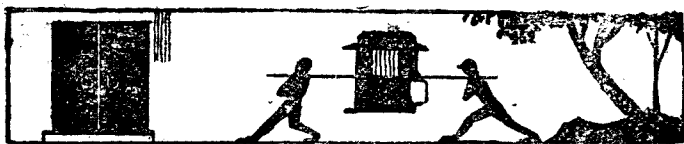
串上不見錢落下。他和沈瘋子非親非戚。因甚要擔任這筆醫藥費。況且他又吃着瘋子的虧。一條髮辮。生生的被瘋子扯掉。難道他不記瘋子的怨。反記瘋子的德。不想以怨報怨。却想以德報怨。非也非也。一定另有別情。便是另有別情。他請着我去。一定有些生發。無論以怨報怨。以德報怨。經着我施里仁的手。怎肯輕易放過。憑你是象牙肥皂。多少總要擦去幾層。憑你是朝天串頭繩。多少總要落下幾個……里仁的生財秘訣。十拿九穩。恨不得立時便和衛善人會面。然而他的身子。却遲遲不肯離開這所醫院。這是做醫生的一種習慣。人家要錢。全仗脚快。醫生要錢。全仗脚慢。急驚風遇着慢郎中。相沿至今。成了一句老話。越是動身得慢。越見得醫生的聲價十倍。非比尋常。要是一請便。到不逾晷刻。在醫生一片熱心。救病如救火一般。然而病家心裏。倒引起了




老大的疑惑。這位先生多分是本領平常。成日家沒有病人上門。所以聞得一聲請。似得了將軍令。腳底踏着風火輪。趕快的前來博取這筆醫金。似這般的失風郎中。以後別去請他。（庸耳俗目。往往如此。）社會心理。脫不了勢利兩字。做醫生的。誰肯把這俏眉眼做給瞎子看。落得大擺架子。捱一刻。是一刻。那管病家盼得眼穿。望得頸酸。只是遲遲我行。胖子的褲帶。全不打緊。似這般的惡習慣。一半是醫生擺架子。裝身分。一半也是病家的勢利心理醞釀而成。（種種惡習慣。都由社會心理醞釀而成。醫生其一端也。）里仁前往衛宅。並不是去看甚麼病。然而瘋子尚在。身分猶存。斷不肯招之即來。呼之即往。貶落了鼎鼎大名的醫學士資格。他在醫院裏。空着身體沒事幹。卻故意的捱磨時刻。捱到下午四句鐘。衛宅的電話接二連三的打來。催他動身。他才吩咐



轎夫提轎伺候。坐在一乘藍呢轎裏。四名轎夫輪流換肩。飛也似的向衛宅而去。比及拾進大門。看門的已不是跛脚老張。另換了一個歪頭小王。傳進名片。回過主人。衛善人忙戴着網巾。拖着這條西貝豚尾。撮起着笑臉。親到轎廳。迎接這位醫學士出轎。賓主同入花廳。彼此坐定了。叙過寒暄。送過香茗。里仁向善人頭上瞧了一眼。便道。餘翁頭上的傷痕。想都平復了。善人道。尙沒完全平復。却幸傷處都結了痂。不去碰他。還不覺得疼痛。里仁道。那天的事。委實危險。一個人發了瘋。沒有道理可講。無事無端。竟和大善士尋仇。作對起來。豈不奇怪。善人道。這真叫做無妄之災。那個瘋子。和我昔日無怨。今日無仇。怎麼下這毒手。虧得他是個瘋子。倘不是瘋子。人家便要疑着兄弟。和他結下甚麼不解之仇。才發生這樁禍事。兄弟在里翁面前。開着天窗說句亮話。似衛




某這般的門第。累世行善。從不曾幹甚麼昧良勾當。別說沒人記怨。外面很有幾個感恩受惠的人。立着兄弟的長生祿位。朝朝拈香。夜夜叩頭。別說蘇州沒人記怨。兄弟便走盡天邊。除却瘋子。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和兄弟尋仇作對的人。可見社會上有了瘋子。最是人類之蠹。里仁笑道。可不是呢。瘋人和瘋狗一般。瘋狗見了人。不管好的歹的。只知亂咬。便是遇見了道高千丈的孔老夫子。也要咬他一口。善人點頭道。正爲這個緣故。特地來邀里翁。商議一個善後之計。假如左近發現了一只瘋狗。逢人亂咬。依着里翁的高見。便該怎樣辦理。里仁暗想這老頭兒倒也乖巧。我正要探他的口風。他却來討我了斷。說話時須得留意。萬不可輕下褒貶。被他捉住了破綻。當下沈吟了片晌。含笑說道。真個左近發現了瘋狗。也不待我們做醫生的。定下主張。便把大拇指一伸。



道。餘翁是蘇州第一大善士。熱心公益。不落人後。料想早定下了辦法。善人皺眉說道。論到仁者之心。民命狗命。總是一般。古人道得好。民吾胞也。物吾與也。民命不可輕忽。狗命也不可傷殘。但是到了勢不兩立的地位。全了民命。便不能全了狗命。這般辦法。里翁以爲何如。里仁見善人已露了口風。便緊逼一步道。若要保全民命。便該怎樣對付這只瘋狗。善人道。這便何消細說。民命貴。狗命賤。把這瘋狗藥死了。便可救得一方民命。里仁笑道。餘翁這般辦法。仁至義盡。除却我們做醫生的。誰不極端贊成。善人詫異道。怎麼做醫生的。却不贊成此舉。里仁哈哈大笑道。這是擇術不同的緣故。叫做善士惟恐傷人。醫士惟恐不傷人。依着我們醫士的心理。最好左近多發現幾只瘋狗。東也咬人。西也咬人。不咬貧苦小民。專咬着身家殷實的。重重咬他幾口。那些受傷人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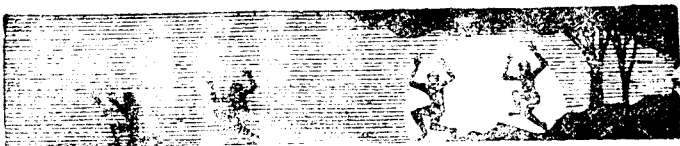
送到我們醫院裏來療治。所有的瘡傷費。不是一千。定是八百。那麼瘋狗多咬一口。便替我們多拉攏一注生意。別說我們不願把瘋狗藥死。反而要設立大大的長生祿位。當做衣食父母般看待。（然則善人亦瘋狗類也。）善人也笑道。里翁倒會取笑。要是瘋狗不咬別人。專咬醫生。你們待將如何……這些都是笑話。且別多講。兄弟却有一樁正經事情。待和里翁商議。說時。便湊頭到里仁耳邊。唧唧噥噥。說了許多話。里仁連連搖頭道。這便如何使得。醫家有惻隱之心。沒的落阱下石。上吊扳腳。下這很辣手段。善人低聲說道。里翁暫弗議論。尙有下文。和你到密室裏去細談。便引着里仁。同到一間密室裏面。閉上了門。坐着講話。善人道。里翁。你是個仁心仁術的好醫生。似這般惠而不費的事。你合該見義勇爲。當仁不讓。暗暗之中。替社會增進幸福。（明明是忍心



害理之事。偏偏飾以仁義話頭。滿口仁義者。鮮不爲大奸慝。古今一例。可慨也。況且這事仰仗了大力。少不得有個酬報。兄弟爲着社會公益起見。便破些私囊。也所不惜。（承情承情）說時便從鐵箱裏取出一捲鈔票。向着里仁袖裏一塞道。這二百元鈔票。算不得酬報。不過表明兄弟爲衆除害的誠意。待到這事辦妥了。尙有一筆相當的酬報。其數也是二百元。言明在先。決不悔約。里仁嘴裏連說不消厚賜。手裏却把這一捲鈔票。逐紙檢點數目。檢點完畢。納在懷裏藏好了。頓時改變着論調道。餘翁定下的辦法。表面上看來。似乎有些很辣。其實算得仁至義盡。無非是救濟社會的好意。這個沈瘋子。委實是人類中的蝨賊。萬萬寬恕不得。我們便把他醫治好了。一交來春。難保他不舊病復發。瘋病發一回。重一回。病發時力大如牛。那個阻攔得住。但看餘翁住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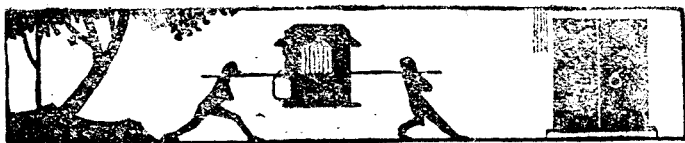
深堂大廈。府上僕役又多。尙被他闖將起來。鬧下這場亂子。要是小戶人家。人手不多。也經他無法無天的逞兇起來。難保不釀成人命重案。我們爲免除危險起見。也不必把這瘋子毒死。只消鎖禁他在暗室裏面。由他發狂。保都不去保他。多則半年。少則三月。包管他病死在醫院裏面。斷絕了將來的禍根。也算積了一樁莫大的陰德。事關公益。在下該擔任義務。不該接受餘翁的金錢。然而在下辭却了金錢。這樁莫大的陰德。便不算餘翁一人所獨有。在下也不免分占了一半。不如受了金錢。使這樁莫大的陰德。全部都歸在餘翁名下。將來天佑善人。一定得着美滿的效果。……當下密室密謀。告個結束。衛善人雖破費了幾百塊錢。却發洩了一口毒氣。心裏惡毒得甚麼似的。嘴唇上面。却依舊挂着一扇仁義的招牌。里仁興辭而出。善人相送到轎廳。看他上轎。臨



別時。還湊在他耳邊。囑他代守秘密。里仁笑道。這是餘翁的陰德。當然要代守秘密。里仁造福社會。有功不居。實在令人欽佩。說罷。把手拱了一拱。坐轎自回醫院。轎兒抬出了衛姓大門。里仁却在轎裏格格的好笑。暗道。衛善人。衛善人。你送我二百塊錢。央託我下些毒藥。結果這瘋子性命。你的手段。真比着醫生還辣。醫生把人藥死。却是無心誤殺。不是有意故殺。你要我把毒藥殺人。我施里仁怎肯造下這個惡業。好在這個瘋子。鎖禁在暗室裏面。捱飢受凍。又沒人替他治病。我便不下毒藥。料想他也要病死。我白拿善人二百塊錢。瘋子死了。又有二百塊錢的酬勞。又不曾壞了自己的心術。這般好機會。真是難逢難遇。里仁滿懷得意。回到醫院。立傳院丁諭話。把這鎖禁的瘋子。嚴密看管。一天的飯食。分做三天給發。臥時休給他被褥。只給些柴草襯蓋。院丁道。照這



麼辦。敢怕這個瘋子。不是餓死。便是凍死。里仁怒道。你理會得甚麼。這
個沈瘋子。是個單身窮漢。身邊一個小錢都沒有。我們白給他飯吃。誰
來承認這筆費用。你怕他餓死凍死。你可肯出錢。供給他的衣食費用。
院丁碰了這個釘子。怎敢多嘴。只得唯唯而退。在這當兒。忽見門役前
來稟報。設外面有一位體面少年。隨帶着一名僕役。前來拜望院長。說
是瘋子沈根生的親戚。里仁聽了。不禁滿懷詫異。欲知後事。且閣下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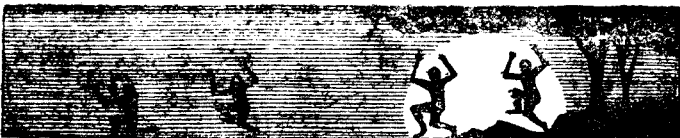
寫
真
箱
第
十
九
回



第二十回 善逢迎雨覆雲翻

經患難風平浪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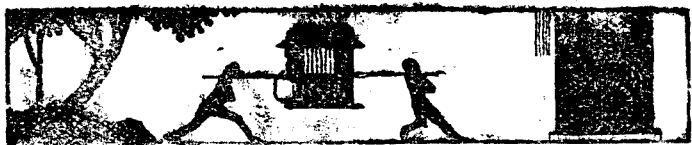
施里仁料想不到這個窮極無量的沈瘋子。尚有親戚前來探望。又聽說來人是一位體面少年。益發滿肚疑惑。忙不迭的問道。這少年姓甚名誰。做甚麼職業。可有名片交給你。身上的衣服。畢竟怎麼樣。門役回道。問他姓名時。他說是院長的朋友。不用通名報姓。見了院長。自會認識。身上穿的。却是簇新的西裝。領巾下面。露出黃澄澄的表練。指頭上面的鑽石戒指。一閃一閃。耀得人眼花撩亂。因此不敢把他怠慢。引導他到會客室裏。專候院長出去會話。里仁肚裏尋思。這人好生奇怪。簇新西裝。金表鑽戒。分明是上流社會的人物。（上流社會。僅以金表鑽戒爲表準。寫盡炎涼世態。）我或者有這般的闊綽朋友。瘋子那裏有



這般的體面親戚（醜極）敢是門役弄錯了。待我出去一瞧。自見分曉。比及跨入會客室。和那少年打個照面。便笑將起來道。我道是誰。原來是芸士。和你六七年闊別了。甚風吹你到這裏。一壁說。一壁讓坐送茶。芸士回說。偶然路過吳門。想起從前的老同學。多年沒有會面。一來專誠拜謁。二來爲着一樁賤事。要來相煩老哥。里仁把芸士的面貌。端相了一下。便道。真個是居移氣。養移體。大哉居乎。聽說尊大人營業發達。日進斗金。是數一數二的商界鉅子。芸士做了富家公子。畢竟氣象不同。比着從前。益發精神飽滿。態度軒昂。兄弟在醫院裏混飯吃。做了一個吃不飽餓不煞的院長。敝院經費。又是異常竭蹶。從前曾蒙大力玉成。在尊大人和令姨丈張老先生面前。代呼將伯。慨助巨款。只是這數年來。諸事擴充。開銷浩大。杯水與薪。何濟於事。本地雖有幾家紳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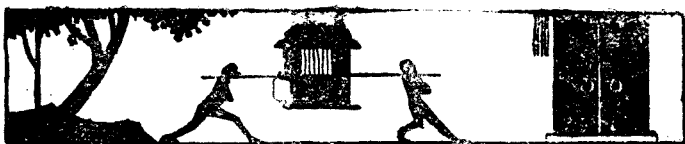
大戶。對於公益事務。大都不甚熱心。在這驕奢淫佚上面。把金錢看得比泥沙還賤。若要勸他們在慈善機關裏。量方補助。一個鵝眼錢。卻看得比車輪還大。因此這所窮醫院。很有些支持不下。兄弟本備着募捐副啓。待要寄到府上。替那貧病交加的同胞請命。（同胞却在暗室裏用鐵鍊鎖住。）不道事有湊巧。大駕忽然光降。真是莫大之幸。芸士暗暗好笑。里仁分明窮昏了心。和我講的話。都是牛頭不對着馬嘴。便道。兄弟此來。並不爲着捐款的事。只爲貴院裏面。收納一個瘋人。叫做沈根生。他是……里仁搶着說道。他是令親麼。方才門役進來報告。說外面來了一位貴客。却是沈瘋子的親戚。兄弟只不信。難道……芸士笑問道。難道甚麼。里仁忙轉變論調道。他也許是令親。皇帝老子也有草鞋親。這有甚麼妨礙。（誰云有妨礙哉。）但是住在院裏的沈根生。出



身小販。是個有腿沒袴子的朋友。天下同姓名的人很多。不知令親沈根生。可是這個小販沈根生。芸士道。便是這個小販沈根生。他雖算不得是兄弟的親戚。但是他和兄弟的關係。比着親戚還要重大。不但他和兄弟有關係。他和舍親張老先生。更有重大的關係。里仁着驚的問道。這個小販。竟和令親張老先生有重大的關係。請問是甚麼關係。芸士道。這却不便說明。總求老哥看舍親和兄弟的分上。早把這瘋子好。好療治。果然把他醫好了。舍親和兄弟那邊。都有相當的報酬。里仁道。足下但請放懷。醫家有割股之心。越是貧病相連的人。兄弟越肯賠錢貼功夫。盡心療治。這位沈先生。雖然是個勞動社會裏的人物。但是兄弟近來的主張。把這勞動神聖四個字。當做天經地義般看待。沈先生病發的當兒。在那衛善人家裏。闖下一場大禍。網送官廳。發在敝院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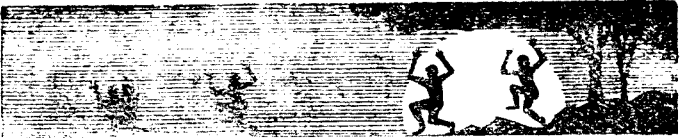
治。要是趨炎附勢的醫生。便不免把病人置諸腦後。誰管他的存亡死活。兄弟却不然。他進院以後。便請他住上等病房（暗房一間）每日三餐格外優待。（一天飯食。分做三天發給）一切起居。異常舒服。（鐵鍊一條。由他受用）他進院沒多幾天。兄弟按日診治。並沒間斷。還揀着貴重藥品。給他調服。也不管幾百換一兩的牛黃犀黃。都肯捨給他用。（那有牛黃犀黃。只有信口雌黃）芸士道。這般優待。極感盛情。他住在第幾號病房。待我去會他一面。里仁眉頭一皺。忙道。且慢。發瘋的人。沒有道理可講。驟然和他相見。端怕肆無忌憚。得罪了貴客。待兄弟和他說明了理由。再請相見。……當下里仁請芸士暫時寬坐。自己急匆匆的轉到裏面。傳喚院丁。忙迭不的問道。這個沈瘋子。現在怎麼樣了。院丁道。大鐵鍊鎖在屋子裏。一時迷。一時醒。一時唱歌。一時痛哭。



現在嚷着肚子餓。櫥房裏儘有吃不盡的白米飯。只是奉了院長的諭話。却不敢胡亂給他充饑。拚教倒給狗子吃。只好眼睜睜瞧這窮人餓死。（院丁之言。婉而多諷。其不滿意於里仁也可知。）里仁笑道。方才的諛話。我早取消了。有飯快快盛給他吃。三葷兩素。和上等病客一例看待。大鐵鍊不用鎖着。把他遷到第七號病房。牀鋪被褥。快快替他預備。我住的房間裏。現多着一套新被褥。暫時借給他用。他要甚麼。你只諾諾連聲。別道半個不字……院丁聽着這話。分明丈二長的和尚。一時摸不着頭腦。暗想。敢是院長也犯了瘋病。（犯的是金錢瘋。）怎麼一時晴。一時雨。比着黃霉天氣。還轉變得快。院長見他沈吟不語。立催他依舊諛話辦事。別多耽擱。你不想這貧病相連的沈瘋子。捱飢受凍。很是可憐。難得我院長發生這條慈悲心。你還不依着我幹。你便是安



着歹心惡意。院丁沒奈何。只得依着他幹。走了幾步。自言自語道。一會子當他冤家般看待。一會子又要當他親家般看待。真叫人揣摸不出。是甚麼道理。院長聽了。暗暗的好笑道。這個道理。有甚麼揣摸不出。有了金錢時。冤家也是親家。沒了金錢時。親家也是冤家。……待到一切布置都已妥貼。里仁才向會客室裏。引了芸士。同去看視病人。可憐這一個沈瘋子。在黑屋子裏拘禁了幾天。又凍又餓。磨得身子早乏了。照着這般的待遇。捱不到一兩個月。多分沒有命活。也是根生命不該絕。驀地裏來了這位救命王菩薩。頓使刻薄的院長。改良了待遇。三葷兩素。吃得他舐嘴咂舌。出了黑屋子。遷入寬敞曉亮的房間。恰似從地獄裏拔登天堂。向外安設一張鐵牀。疊着縐紗被頭。院丁低聲說道。你覺着困乏時。儘管躺在牀上。休息一會子。這套縐紗被頭。院長自己尙捨不



得掩蓋。却肯借給你用。多分你前世敲破了木魚頭。因此強盜也發着善心。根生昏昏沈沈。也不管三七二十一。正覺得身上寒冷。骨節疼痛。有這現成被褥。落得躺他一躺。院丁又服侍他洗過了澡。換了一套新衣袴。扶他上床安睡。一床錦被。掩蓋着這個窮苦小販。被窩裏又溫又滑。根生自出娘胎。恰是破題兒第一遭的受用。在這當兒。里仁陪着芸士。同到病榻前來看視。里仁撮着笑臉說道。沈先生。你寬着心在這裏好好兒養病。你的救星到了。這位王先生。是很有名的慷慨丈夫。你病裏的費用。都由他一力擔當。你要甚麼。你只願說。有錢不消週時辨。除是截那蒼龍頭上的角。拔那猛虎口裏的牙。其餘件件般般。都可依着你幹。根生在被窩裏喝道。俺也不要跳入大海。截那蒼龍頭上的角。俺也不要飛上高山。拔那猛虎口裏的牙。俺只要點着三千精兵。殺上番



邦。把我家全枝玉葉的阿蓮公主。奪將回來。芸士忙喝道。沈根生。你別糊塗。你家阿蓮公主。並沒有送上番邦。好好兒在家裏住着。只要你病體全愈。包管你骨肉團圓。度那一輩子快活日子。根生向芸士瞪了一眼。忽的把被頭擦在一旁。道。好了好了。阿蓮有了下落了。我沒有病。我便和我女兒相會去。說時。便待扒下牀來。慌得院丁把他攔住了。叫他別忙。芸士也在旁喝道。根生。你忙甚麼。你安安穩穩住在這裏。明天便教你父女相會。你若裝痴作瘋。便是一百年也不會骨肉團圓。根生聽說父女相會。樂得甚麼似的。便道。到了明天。真個和我的阿蓮相會。我便安安穩穩住在這裏。動都不動。鬧都不鬧。要是動一動。鬧一鬧。任憑你們再把大鐵鍊鎖我在黑屋子裏。里仁忙道。沈先生。叫你別說瘋話。你又說瘋話了。當下便陪着芸士。同出病房。回到會客室裏坐定。芸士



道。看來他的瘋病。尙屬容易療治。心病只要心藥醫。明天見了他的女兒。便該病去一半。里仁忙問他的女兒端的在那裏。怎會想出瘋病來。芸士道。原來老哥尙沒知曉他的瘋病的來路。咳。說來正自可慘。便把阿蓮怎樣抵押與人。根生怎樣贖女不果。胖太太怎樣虐待使女。怎樣把阿蓮打個半死。怎樣設下計策。把阿蓮送入女醫院。怎樣騙他出門。却把來賣給人家。元元本本說了一遍。又道。阿蓮現在舍親張老先生家裏。老先生立志要成全他們的骨肉。却教兄弟到處物色根生的蹤跡。方才在蘇州車站。碰見一個跛脚老人。他和小僕王升認識。王升道。他便是衛姓的門役老張。根生的蹤跡。大概他應該知曉。便向老張問時。他便一是一。二是二。把根生發瘋胡鬧。後來網送官廳。發下醫院的情形。告我知曉。因此找到這裏來。得和老哥相見。（補叙前文所未



及藉省筆墨。里仁道。既然知曉了他的病根。療治起來。益發容易見效。包在兄弟身上。不出十天。一定藥到病除。永不再發。只是敝院經費。竭蹶。務求足下。向令姨丈面前。竭力說項。補助這所醫院。有許多貧病無告的人。身受大惠。比着完全他們倆的骨肉。功德還要加倍咧。芸士滿口應承。却見天色將晚。還要搭着夜車。趕還南翔。向姨丈那邊覆命。當下起身告別。里仁相送出門。王升在門房裏等得麻煩。瞧見主人出來。便隨着芸士同返南翔。這裏沈根生自此交着好運。脫離了這個難關。風平浪靜。再也不遇甚麼阻折。然而衛善人家裏。一波未平。一波又起。重重疊疊。打不破這許多難關。欲知後事。且閱後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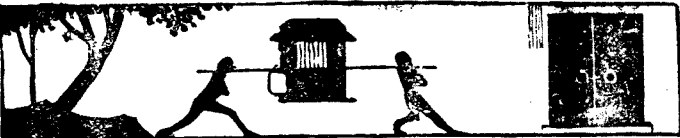


寫
真
箱
第二十回



第二十一回 還娘家存心離異 開賓座滿口文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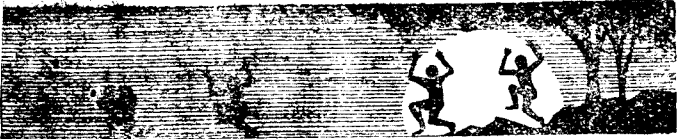
石三小姐那天負氣跑回娘家。硬逼着他母親趕快去請宜姨太太。來。商量延聘律師。和衛姓斷絕婚姻關係。石太太正數着百八牟尼珠。喃喃的念那白衣觀世音經。瞧見女兒到來。不免打斷了經卷。什麼律師不律師。離婚不離婚。覺得突如其來。猜不透女的命意所在。只是聽着發怔。三小姐道。也算我搨盡了霉頭。嫁給這倒霉人家。誰希罕這個小鬼。除了小鬼。難道沒有相當的丈夫。難道天下的丈夫都斷了種。（愈說愈奇）只聽得各處鬧着錢荒米荒。沒聽得各處鬧着丈夫荒。（愈說愈奇）似這般的小鬼。那裏在我眼裏。早早一刀兩段。斷絕了關係。各走各的路。我也不認得他。他也不認得我。石太太道。阿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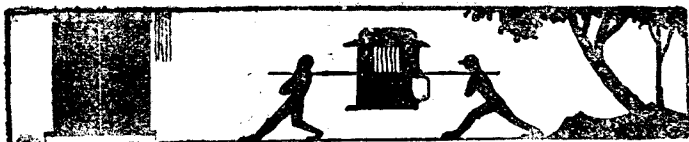
你們好好的一對小夫妻。聽說新房裏面。相親相愛。大家都扯開了笑口。和歡喜佛一般。我聽了正替你們快活。怎麼翻起臉來。却便小鬼長小鬼短的混罵。我聽時也覺肉疼。怎麼你罵時倒不覺得口軟。好孩子你別使性。有話總好商量。新風新水。且別把丈夫混罵。三小姐道。誰和他翻過臉來。只爲我不曾翻過臉。倒惹那胖婆娘在旁邊吃醋。人家娶了媳婦。總巴望小夫婦甜甜蜜蜜。親親愛愛。獨有這個胖婆娘。却是比衆不同。他見我們百般的恩愛。便動了醋興。百般的不自在。人前人後常說我是狐狸精轉世。姐已精再生。又常在小鬼面前。離間我們的愛情。一會兒叫他在老房裏住。一會兒叫他在書房裏宿。胖婆娘的心思。分明要叫我守着空床冷被。做個挂名的新娘。守那一輩子的活孤孀。他既這般存心。我便拼和那小鬼離婚。遂了他的心願。再省得他和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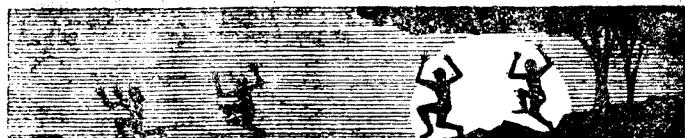
吃醋石太太道阿彌陀佛。這是怎麼說起。我自從生了耳朵。只聽得大老婆和小老婆吃醋。沒聽得做婆婆的和媳婦吃起醋來。（春秋時芮伯萬之母。已開先例。怎說沒有。）別說你不服氣。我聽了也很詫異。當下趕忙向宣公館裏打電話。催那宣姨太太快快前來。說有要事商議。電話催了兩三次。那位宣姨太太。方才坐着馬車。來到石家。入門下車。便問因甚見召。三小姐一見姨太太。也不待他坐定。便嚷着承你的美意。替我撮合着這般好親事。進門不過一個月。氣氣惱惱。倒受了許多。簡直把我的肚子都要脹破。我眼睛裏的美貌男子。也不知瞧見了多少。誰希罕他們家裏的一個小鬼。既然仗你的力把親事撮合。也該仗你的力把親事拆散。俗語道得好。屠戶死了。人家不吃帶毛豬。撇去了這個小鬼。那怕丈夫絕了種。三小姐的兄弟老四。也幫着他姊姊。代抱



不平道。誰希罕這小鬼做姊夫。有我姊姊這般好容貌。那怕沒有美貌男子和他做一對兒。要幾個。有幾個。要幾打。有幾打。（丈夫之數。竟以打計。可發一笑。）姨太太莫名其妙。忙道。你們鬧的甚麼。我聽了。只是一百個不懂。石太太道。姨娘請坐下了。待我細細講給你聽。當下彼此坐定。石太太便把女兒負氣回家的事。一一說了。又道。這事須得仰仗姨娘的大力。商量一個兩全的法子。姨娘和親家太太素來很是投契。請你在親家太太面前。善言勸導。叫他別管閑事。安安穩穩的在家裏做婆婆。兒子媳婦房裏的事。和他沒相干。落得裝痴做呆。由他們去甜甜蜜蜜。親親愛愛。誰要他做婆婆的吃。那不相干的醋。老三那邊。我也要好好的勸導一下子。既然踏上了人家的紅毡單。須得有成人的體格。不比在家裏時。動不動便鬧那小孩的脾氣。俗語道。兩好合一好。大



家耐了這口氣。那便大事化做小事，小事化做無事了。姨太太笑道：誰不是這般說。他們婆媳倆的感情。我早在暗地裏調停過一番。那天胖太太向我說。我家兒子做親沒多時。面龐兒早瘦去一圈了。娶來的媳婦卻不料是一部刮肉機器。我道：太太快別這般說。要是令媳真個會刮肉時。那麼你便是一副頭號的刮肉機器。你家衛老爺的全身肉影都刮在你胖太太身上。你却還有嘴說別人。沒嘴說自己。他被我塞住了嘴。沒得甚麼說。却又和我商量。要把兒子留在老房裏住宿。我便勸他道：這不是個萬妥的辦法。好好的一對小夫妻。分拆他們在兩下裏住。魚兒挂鼻。貓兒叫瘦。那便益發不妙了。你只悄悄地吩咐令郎。叫他保重身子。我在令媳那邊。也是悄悄地婉勸一番。這般辦法。才算穩妥。胖太太聽了。點頭贊成。後來我和老三見面。也會在有意無意間。把許多



好話來勸導。他是漂亮人。有甚麼理會不得。我只道經這一番調停。大家都沒事了。却不料又鬧出這個亂子。胖太太端的聽了誰的攛掇。定下這條計較。你們不便去問。我却不怕事。偏要去問一聲。這裏有電話。我便向衛宅打個問訊。看他在家不在家。要是在家。我便在電話裏和他交涉。看他怎樣對付。說時便聽的立起身來。忙忙的去打那電話。經了許多時。只不聽得衛宅的回話。姨太太不覺詫異道。他家的人都到那裏去了。怎麼沒人來接話。我又不信。不把這電話打通。誓不甘休。好不容易經了多時。聽得有人回話。姨太太在電話裏發怒道。你們這輩混蛋。吃了主人的飯。青天白日。都在那裏打盹。却聽得電話裏問道。你是那個。且別亂罵人。姨太太道。我是筮公館裏的太太。（凡屬姨太太。往往諱言姨字。）找你們太太講話。你是那個。電話裏答道。我是帳房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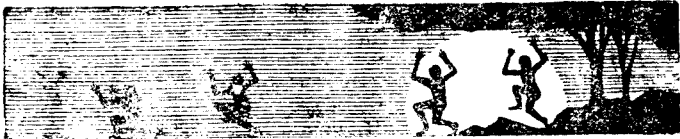
逢辰。這裏鬧得六缸水渾。不成了樣子。做東家的辮子。都被人扯掉。東家太太的脚指兒。都被人家踏扁。太太有話。且待緩日再說。姨太太再待問時。問煞也沒人回答。當下姨太太回到客座裏。向着娘女倆笑說道。衛姓家裏。又不知鬧出了甚麼笑話。老頭子被人扯掉辮兒。胖太太被人踏破脚指。忙亂得不成模樣。打電話去。都沒人接受。石太太道。阿呀。爲着小夫妻分上。倒累他老夫妻打架起來了。胖太太這雙小脚。怎禁得起老頭子踐踏。老頭子這條小辮。怎禁得起胖太太拉扯。一個兒踏破脚指。一個兒扯落辮子。鬧得太利害了。還得姨太太去勸解勸解。多年的老夫妻。沒的一言不合。便和冤家一般看待。姨太太道。這事來得詫異。一定另有別情。衛老頭子見了胖太太。和血滴子一般怕懼。汗毛都不敢碰動他一根。怎敢去踏他的小脚。別說扯掉一條辮子。便把老



頭子的腦袋割掉。他也只得伸長着膀子。儘着胖太太去割。斷沒有絲毫抵抗。石太太道。照此說來。畢竟鬧些甚麼一回事。三小姐發噴道。媽媽管甚麼閑事。我和衛家斷絕了關係。任憑他們鬧出甚麼事。都和我沒相干。便是老頭子的腦袋被人家割去。胖婆娘的雙腳被人家砍破。我也只當做秋風過耳。誰耐煩去探問根由。姨太太笑道。老三怎便毒恨得這般。從來沒有解不開的怨仇。我今天事忙。還有人家約着去打牌。過了一天。待找到你婆婆那邊。竭力勸導。全憑三寸不爛之舌。包管把你的新郎君從書房裏劫出來。夜夜和你作伴。你只耐着性子。別把離婚兩個字挂在口頭。人家離婚總有個理由。你的理由委實不充足。便請到了大律師。也不能做你的保障。石太太也在旁勸道。姨娘說的都是好話。你別執定主見。不受人勸導。三小姐道。要我重進衛姓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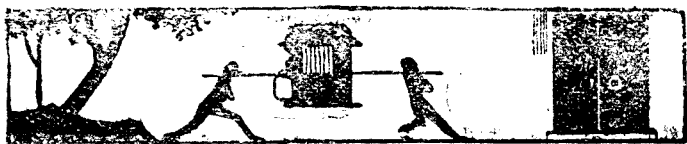
門。除非胖婆娘登門謝罪。說明以後不再干涉我們新房裏的事。才消得我這口怨氣。姨太太道。你要婆婆向你謝罪。這事只怕辦不到。然而無論如何。我總想個法兒。喚你的新郎君到你面前謝罪服禮。好歹總給你一個面子。我今天事忙。不能在這裏多耽擱。再會再會。說時。忽忽起座。告別而去。姨太太去後。三小姐又亂打着電話。甚麼鐵臉團。探豔團。都給他們一個消息。說我做了一個月新娘。恰似鑽入悶葫蘆裏一般。險些兒悶出病來。現在逃出葫蘆谷。在自己家裏吸納自由空氣。依舊社交公開。你們快快兒來呀。似這般的電話打去。比着會親的符籙還靈。探豔團裏的先鋒大將蕭白蓮。第一個告着奮勇氣噓噓的跑來。和三小姐相見。見面以後。便道。三妹三妹。正月十八日的一天。我見你坐着悶不通風的舊式花轎。雇着許多卑田院裏的化子。搨旗打傘。前



擁後護。把你擁向衛宅而去。我那時不禁叫起撞天的冤屈。似你這般漂亮人物。算得自由界的明星。交際場裏的解語花。合該指定最開通的場所。採取最文明的禮式。和那最風流最倜儻的少年。行那唯一無二的正式結婚典禮。才算是珠聯璧合。不委屈了你三妹這般好容顏。好風韻。偏偏天不做美。把你嫁給這腐敗人家。料想守財奴的兒子。怎懂得風情月意。三妹三妹。難怪你心頭懊惱。我也爲着你心疼。三小姐道。可不是呢。那天我坐在花轎裏。也隱隱聽得你的嗟歎聲。分明你代着我。不平。我不覺痛上心來。恨不得摔去了方巾。揭起了轎帘。跳下街心。和你絮絮叨叨的談一回心事。因甚不這般做。可見鐵臉二字。尙屬有名無實。三小姐正和蕭白蓮情話纏綿。那些應召而來的男朋女友。三三五五。爭來話舊。真個是男女雜坐。履舄交錯。把這會客室



裏。捱捱擠擠。坐滿了一屋子。三小姐左顧右盼。哈哈大笑道。這才算得破除男女界限的文明大會。誰料他母親石太太。獨自在淨室裏面。却擔着滿腹的心事。暗暗誦着佛號道。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。這便怎麼是了呢。我只道嫁出的女兒。恁出的水。進了衛姓的大門。好好歹歹。都和我沒相干。他偏又負氣回家。聚着這許多不尷不尬的少年男女。團坐一室。被人家傳將出去。只道我姓石的失了家教。其實不是姓石的家教不好。却是姓衛的門風不好。阿彌陀佛。我但願篋姨娘調停以後。衛姓那邊。早早把女兒接去。也使我早早放下了這條心事。欲知後事。且閱後文。



寫真箱 第二十一回



第二十二回 夜闌燈燭學究講書 人去樓空痴兒害病

三小姐自回娘家。忽忽已是三四天。在這很自由的家庭裏過日子。沒拘沒束。比着衛善人家裏。另換了一番天地。成日家社交公開。和這輩青年男女。嘻天哈地。有說有笑。比着新房裏面。專和衛福官做一對兒。覺得熱鬧了許多。真叫做此間樂。不思蜀。笑吟吟的向衆宣言道。有你們幾位知心好友。和我作伴。我便一百年不和衛姓的小鬼見面。也都不在我的肝上。……誰料衛福官的心思。卻和三小姐成了一個反比例。聽得渾家負氣回娘家。恰似失乳的嬰孩一般。啼啼哭哭。只喚着還我的三姊妹。屢次要向岳母家裏。把渾家接取回來。胖太太餘怒未息。怎肯答應。只強逼他到書房裏讀書。說你手捧着書本。把這顆心專放



在書本裏面。一切胡思亂想。自會除掉。待到你身體復原以後。再把你渾家接回。定個住宿章程。幾天在書房裏宿。幾天在新房裏宿。既不拋荒你的功課。也不拘虛你的身體。才是個穩妥辦法。福官沒奈何。只得和渾家通個電話。勸他早早回來。誰料三小姐在電話裏面。把福官一場奚落。說道。我是刮肉機器。你別和我親近。遠一步。好一步。要我回來做甚。你也別和我講話。開口不見四兩肉。你和我講一句話。端怕也要刮去你身上四兩肉。（憤極語。說來卻令人發笑）福官碰了這個釘子。老大沒趣。忙道。三姊別生氣。萬事看我分上。我不曾說你甚麼。電話裏早已寂寂無聲。不聞回答。福官哇的一聲。卻在電話箱邊。哭將起來。胖太太問悉其事。又差遣王媽到書房裏責備先生。說從今以後。不許把少爺放出書房。一舉一動。都要師爺留心監察。少爺走到那裏。師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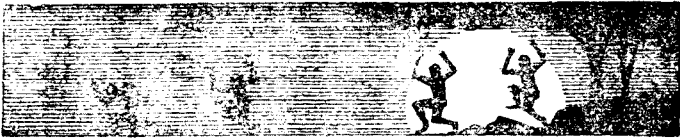
便跟到那裏。那怕茅廁坑側尿桶腳邊。也要師爺緊緊的跟着。卜麻子胃口真好。忙不迭的諸諾答應。王媽走了。他便長長的抽了口氣。暗想這是那裏說起。又要我做先生。又要我做奶娘。又要我做偵探。一身充三役。我又沒有三頭六臂。叫我怎樣擔當。這許多干係。轉念一想。卻又暗暗的好笑道。我可癡了。但看政界裏的紅人。越是差使充當得多。越是不負絲毫責任。表面上挂着三五個兼差。實際上却是一事不辦。我只如法泡製。和他們虛與委蛇。喚我做先生。便是先生。喚我做奶娘。做偵探。便是奶娘偵探。表面上件件負責。實際上件件不負責。誰教他們求全責備。把許多木梢兒。一齊攔在我肩上。可惜我的兩肩和滑石一般滑。(先生之肩則滑矣。先生之面則不然。)任憑攔上多少木梢。只是滑溜溜的滾下。一根也不會攔住。今之用人者。往往存求全責備



之心。迨其結果。適得其反。所謂件件負責。卽件件不負責也。夫乃歎君子器使。眞用人之正鵠矣。卜先生既打定了主意。他這一顆心。便漸漸移到臚肢窩裏。只要把福官羈縻住了。不到書房門外去走動。他便算盡了先生的責任。只是聖經賢傳。怎能把福官羈縻得住。好在枕席底下的秘冊。早被福官瞧破。也不用遮遮掩掩。匿在牀帳裏私看。似這般破天荒的第一奇書。何妨公諸同好。把來當做有興趣的教科材料。也好使孩子安坐在書房裏面。想不到外邊去走動。說也希奇。福官捧了這本青紙封面的小冊子。果然看得津津有味。想不到外面去亂跑。看過一冊又一冊。遇着不大明瞭的所在。自有卜先生隨時指導。把其中無窮的奧妙。發揮一個淨盡。這時衛善人頭上傷痕。尙沒平復。因此不到書房裏來走動。卜先生更覺肆無忌憚。把那四書五經。收拾一邊。



和福官交頭接耳。口講指畫。專在那小冊子裏用功夫。有時講得起勁。卜麻子的口角饒涎。一點點打在小冊子上。把來浸個濕透。（極態可掬）胖太太時時打發傭婦。到書房裏察看動靜。端怕福官私出書房。又去和那放蕩的媳婦通電話。傭婦進來報告。說少爺並沒私出書房。迷花着眼睛。專在那裏用功看書。卜師爺湊近着少爺。噥噥唧唧的和他講書。只是聽不清楚。胖太太道。你是個蠢材。又不曾識過字。他們在那裏講書。你怎會聽得清楚。又暗暗的寬慰道。好了好了。孩子懂得在書本上用功夫。這條邪念便容易丟過了。難爲這位卜先生。揀着有興味的書本。和孩子細細研究。待到端陽節。須得重重的送他一副節盤。也不辜負了他的美意。（絕倒）官姨太太遇見胖太太時。也曾從中調停。勸他早把媳婦接將回來。免得傷了婆媳倆的感情。胖太太哼哼。



的幾聲冷笑。道我並沒有叫他回娘家去。他已自要去。也不向我說過一聲。一跑便跑了。他既懂得自己跑出門。便該懂得自己跑上門。爲甚麼要我去接他回來。姨太太道。你不接他回來。端怕令郎拋他不下。牽腸挂肚。想出甚麼病來。反而不妙。胖太太道。我起初也防這一着。很是委決不下。現在卻放心託膽。儘沒妨礙。好在書房裏的卜先生。教導有方。孩子的一顆心。完完全全放在書本上面。一切胡忌亂想。都已丟開。他便一輩子不上門。孩子也不會把他罷念。又道。這個寶貨上了衛姓的門。好好的人家。鬧得七顛八倒。不但孩子身上被他刮去了多少肉。連累老頭兒的一條髮辮。驀地裏被瘋子連根拔去。我的一個大拇腳指兒。幾乎被轎夫踏個稀爛。多分這賤人的運氣不好。因此鬧出這般的笑話。說時。便把根生上門胡鬧的事。一一講給姨太太知曉。姨太太



道。我昨天在電話裏聽得這個消息。正自奇怪。只道你們老夫妻相罵淘氣。鬧出這般的笑話。原來半腰裏殺出程咬金。驀地裏起了這意外變端。這是年災月晦。你們也不須憂悶。這個瘋子也忒煞喪心病狂。（既以瘋子稱之。而又責其喪心病狂。可發一笑。）他不省得太太的一片菩薩心腸。好好的把他女兒嫁給富戶人家。有吃有穿。一輩子享福不盡。論理也該感恩。他不感恩。顛倒上門來尋仇。天下怎有這般的糊塗人物。據我看來。便該大大的定他一個罪名。定他一個無期徒刑。教他一輩子在牢獄裏過活。永遠不見天日。胖太太冷笑道。似這般說。還是輕放他。瘋子不死。我們這口氣。再也不能發洩。（玩其語氣。實有致死根生之決心。衛善人謀害瘋子。出於胖太太之主張。不待明言而自見。）姨太太又說了些閑話。起身告辭。臨走時。又勸他別和媳婦鬥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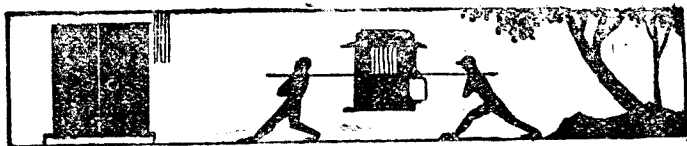
早早把他接將回來。家和萬事興。落得揉揉肚子。安安穩穩的度那快活日子。胖太太斬釘截鐵般說道。他自已上門來。我也不把他推將出去。要我差人去接他。無論如何。只是一百個辦不到。姨太太暗自生嗔。我好意來勸他。他却推額不動。挂着真不二價的金字招牌。一些兒沒有更變。橫豎婆媳淘氣的事。和我媒人沒相干。媒人專把小夫妻撮合成親。成親以後。好好歹歹。都不是媒人分上的事。何苦賠唇貼舌。抓個蟲來。放在自己頭髮裏亂搔。……姨太太去後。胖太太心裏感激。卜麻子。一切飲食上面。格外道地。福官吃甚麼。先生也吃甚麼。比着從前的『青菜縫中藏肉屑。黃蠶頭上頂肝油』。早已大不相同。每天早晨的燕窩粥。牛奶咖啡。先生例得配饗。到了下午。橫一道乾點。豎一道濕點。吃得卜麻子舐嘴咂舌。恰似豬八戒吃着人參果一般。到了晚間。又特



地端整着一壺陳年的花雕酒。幾色下酒菜。預備先生講書時。也可助些興致。卜麻子乘着幾分酒意。益發興高彩烈。把這許多家藏的秘本。一齊傳授了這位高足弟子。每逢夜闌燈灺。師徒倆在臥室裏面。兀自有說有笑。快刀切不斷的談話。胖太太益發寬慰道。野馬兒果然引上了道路。難爲這位好先生。放出良心來教導。孩子和先生在一起兒住。多少總得些好處。強似被這狐狸精百般鬼迷。弄得面黃肌瘦。不成了模樣……誰料相隔沒多天。書房裏的衛福官。益發面黃肌瘦。不成了模樣。胖太太便又不叫兒子上書房。延醫調治。忙做一團。漸漸支撐不起。臥倒在床。睡夢中間。也一疊聲的喚三姊姊。胖太太心頭懊悔。不該把他們小夫妻拆散。以致孩子想出病來。醫生也說病人動了相火。不如釜底抽薪。早早遂了他的心願。逢着進藥的當兒。福官又拒絕不飲。



說道。不是三姊姊親捧藥碗。拚死也不要吃藥。胖太太到此地步。沒有什麼法子。只得耐着一口氣。自去央求官姨太太。託他向石三小姐那邊。疏通意見。叫他不要記着前嫌。瞧這孩子分上。快快回到夫家。料理病人的湯藥。倒惹那姨太太冷冷的說道。我那天好意相勸。早把令媳接回。免得令郎想出病來。你卻搖着頭。咬着牙。只說一百個辦不到。到了如今。怎又辦得到來。胖太太搭訕着臉兒。招陪了許多不是。千恩萬謝。又說了許多央托的話兒。姨太太却不過情分。只得替他在三小姐那裏。代爲道歉。三小姐正和一輩自由男女。攪得火炭般熱。落得在家裏快活。再也不肯到這倒霉人家。受這腌臢齷齪氣。石太太百般勸導。說既是婆婆把你接回。你的面子也有了。樹高千丈。葉落歸根。終是夫家的人。好孩子。你便聽着我言。胡亂到那邊去走一遭罷。三小姐經此



勸導漸漸回心轉意。便向笄姨太太聲明在先。要我住在衛家。須得婆
婆向我當面道歉。我才氣平。要是依舊擺出長輩的面孔。我便兜轉身
兒。把個脚底給他看。姨太太便把三小姐的意思。告訴了胖太太。事到
其間。胖太太也只得諾諾連聲。揀着吉日。吩咐轎夫江富談貴。把三小
姐接將回來。福官一見了渾家。果然眉花眼笑。增長了許多精神。按下
不提。且說衛善人頭皮受傷。許久沒有出門。一天正在帳房裏和李逢
辰閑話。忽然接到施院長的來信。說院裏的沈瘋子。今天私自逃走。徧
處找尋。早已不知了去向。善人看過信後。不覺暗暗喚聲啊呀。欲知後
事。且閱下文。



寫
真
箱
第
二
十
二
回

三
六
二



第二十三回 交好運根生愈心病 裝假髮遺老掛頭銜

哈哈。醫院裏的沈根生。怎會驀地裏脫逃起來。分明是施里仁醫士得錢賣放。弄下這個元虛。瞞得過衛善人。却瞞不過閱者諸君。……根生的發瘋。受病尚淺。本不是甚麼難治之症。（嗟乎。如衛善人夫婦者。可謂受病甚深。不可救藥矣。）一時間憂憤過度。腦筋錯亂。遂有這般的顛狂行爲。俗語道得好。心病只消心藥醫。王芸士前來視病。道出了阿蓮的下落。這一味靈驗如神的心藥。比着施醫士口頭的牛黃犀黃。功效萬倍。根生真個安安穩穩。住在病房裏。斷絕了胡言亂語。也不說甚麼阿蓮公主。嫁給狼主爺爺。也不說甚麼調集三千精兵。殺上邊關。把公主奪將回來。比及到了來朝。芸士帶着阿蓮。從南翔搭着火車。趕到



蘇州病房裏面。父女相會。一時不及講話。阿蓮抱着他老子。只是痛哭。原來一樣的涕淚。卻有兩樣的作用。悲有悲淚。喜有喜淚。逢着悲喜交集的當兒。須得淌了一回涕淚。才能放出笑聲。聖人作易。所以道一句先號咷而後笑。父女倆抱頭痛哭了一會子。醫院裏的人。見這情形。也替他們酸鼻。芸士在旁。也賠了許多淚點。施醫士伸起衣袖。只把這一雙眼睛乾擦。眼淚兒沒半點。眼圈兒卻擦得紅了。根生見了女兒。怕他又耍離別。便下死勁的一把拖住道。好孩子。我和你死也在一堆。活也在一塊。你要上天。我跟着你上天。你要入地。我跟着你入地。施醫士忙說道。沈先生別着急。我只留住令愛。和你作伴。待你病體全愈。令愛和你一起兒出院。當下阿蓮真個留住醫院中。侍奉老子。芸士重重的送給里仁一份酬金。言明根生病痊以後。尚有相當的酬報。臨別時。又說



了許多囑託的話。里仁滿口答應。不消細說。忽忽七八天。根生精神復原。預備離院。芸士那邊自有里仁寫信通知。便又備了酬金。來領他父女倆出院。里仁道。這位阿蓮小姐。聽憑足下領去。這位沈先生。卻是縣裏發下來公事。他的病體雖然醫好。他的公案。卻不曾註消。案關毆辱鄉紳。非同小可。合該報告官廳。歸案辦理。這是一定的手續。公事公辦。不得不然。要是聽憑足下領去了。官廳忽然提起人來。兄弟怎麼擔得起這個干係。這幾句話。不打緊。卻把膽小如驢的沈根生。嚇得發抖。和嚇呆的松鼠一般。阿蓮喚聲阿呀。呆巴巴的盼到骨肉團聚。依舊是一場空夢。忙向里仁央告道。先生。可憐我爹爹病體新痊。再也禁不起許多磨折。你把我爹爹放了。我願投身到公庭。替我爹爹受罪。要剛要殺。我都不怕。只不要把我爹爹磨折。(好阿蓮)芸士見里仁這般裝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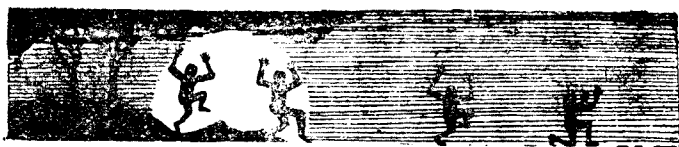
做勢。早已猜透他的心思。便向里仁使個眼色。里仁會意。便道。阿蓮小姐且別着急。待我和王先生從長商議。看有什麼法兒。保全你的老子。當下便約了芸士。出去秘密商議。然而父女倆的心裏。依舊是志志忑忑。猜不出是凶是吉。隔了一會子。里仁笑嘻嘻的走來說道。沈先生。你儘放大着膽子。和令愛一全出院。官廳一方面。我自有對付的方法。任憑天坍。也有我這長子頂住。你只走你的路。不用擔驚受嚇。又向阿蓮說道。方才的話。並不當真。官廳要人不要人。不成甚麼問題。這是我有意出個難題。試試你的天性。阿蓮小姐。你委實是個賢孝女子。經我一試。便試出你的至情至性。可泣可歌。大漢時代有緹縈。民國時代有你這位小姐。一般都是奮不顧身。肯替他老子受罪。阿蓮見里仁翻翻覆覆。一時作好。一時作歹。暗想這個人倒是球子般心腸。令人捉摸不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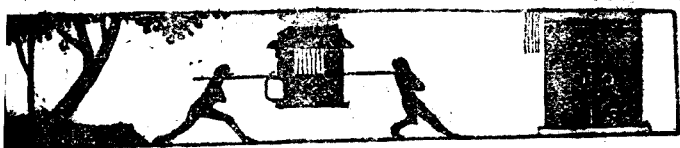
他既許我們出院。合該趁早便走。要是走得遲了。他的球子心腸。骨碌一轉。說不定又要變起卦來。當下父女倆謝過里仁。便隨着芸士。同出醫院。里仁送他們出了院門。回到裏面。從懷裏掏出兩大捲鈔票。迷花着眼睛。逐張逐張的檢數。一個兒自言自語道。虧得我想出這個難題。又多賺了二百塊錢。連那醫藥費酬勞金。攏總賺了六百塊錢。加上衛善人送我的二百塊錢。便是八百塊錢。可惜善人許我的第二次酬勞金。我卻沒法去取。要不是便湊成了整數一千。存在銀行裏。週息八釐。每年又添了八十塊錢的入款。（人心不足。每每如此。）忽又撲嗤的。笑道。衛善人。衛善人。你的心腸忒狠。你的手頭又忒吝。你許我四百塊錢。兩次支付。教我行這傷害天理的勾當。未免把我施里仁的價值。看得忒低了。我這一顆鮮紅的良心。豈是區區四百金。便可改換了顏色。



現在我賺了加倍的錢。又不曾壞了良心。這般好賣買。何樂而不爲。但是善人那邊。須得想個方法。把他瞞過了。才是道理。當下搔頭摸耳。一會子。便想定了主意。寫着一封信。前去通知。只說沈瘋子乘人不備。私自逃出醫院。不知下落。現正着人四處尋訪。是否可以尋到。尙無把握。云云。（此係補筆。以下直接上回。）衛善人得了這封信。又氣憤。又懊惱。呆呆的半晌。只叫得一聲苦也。李逢辰見了奇怪。忙問東翁因何發惱。善人恨恨的說道。我吃了這番痛苦。竟沒有報仇雪恨的機會。想起來。怎不怒髮衝冠。說時。把頭上的帽兒。向着桌上一擦。手摩着光光的頭顱。只是咬牙切齒。逢辰瞧了瞧東翁的頭顱。研究這怒髮衝冠四個字。幾乎撲嘴的笑將出來。暗想笑不得。笑不得。笑了。東翁益發要着惱。忙把笑聲收回了。扮出很愁悶的態度。緊皺着眉頭說道。東翁恨的是



誰請道其詳。善人道。除卻沈瘋子。還有誰呢。便把這封信授給逢辰道。你且瞧瞧這封信。可恨不可恨。可惱不可惱。便宜了這個瘋子。白白的斷送了我的一條辮子。逢辰看罷書信。沈吟了一會子。便道。其間事有可疑。聽說瘋子在醫院裏。是用大鐵鍊鎖着的。怎能輕易逃走。莫非施醫生受了他的賄賂。背地裏把他放走了。卻寫着這封信。前來搪塞東翁。善人道。你雖慮得不錯。然而世故人情。你畢竟閱歷尚淺。這個腰無半文的沈瘋子。兩肩扛着一張嘴。卻把甚麼來通賄賂。所以得錢賣放的一層。料想沒有這樁事。不過大鐵鍊鎖着。怎會乘隙脫逃。卻教人很難索解。待我親到醫院。向里仁問個明白。也好打破這個疑團。當下戴了帽兒。吩咐江富談貴。提轎伺候。抬他到醫院裏去拜會院長。臨上轎時。又暗暗喚聲阿呀。怎麼我心慌意亂。出門拜客。卻不曾挂着遺民招



牌（奇語）甚麼。叫做遺民招牌。便是編在網巾上的一條西貝豚尾。他在家時。懶戴着網巾。但是每逢拜客的當兒。一定套上網巾。腦後垂着一條豚尾。便算二百六十餘年皇恩雨露的紀念品。當下回到裏面。戴上了網巾。方才坐轎向醫院而來。且說里仁在醫院裏。料到衛老頭兒得了通告書。一定要上門質問。他已吩咐院丁。把這練子上的大鐵鎖送往打鐵鋪子裏敲做兩段。然後把來揀在一邊。預備善人問及。自有說話對付。比及布置完畢。善人恰正上門。賓主相見以後。善人開口第一句。便說鐵練鎖住的沈瘋子。怎的被他脫逃了。里仁道。說也奇怪。指頭指粗的鐵練子。竟鎖他不住。他乘着夜間。竟把鍊子上的大鐵鎖。扭做兩段。獨自開着院門。一去不知下落。比及衆人睡醒覺察。大門早洞洞的開着。起初只道是院裏來了偷兒。後來徧處搜查。一件都不曾缺。




少。單少着黑屋了裏鎖着的瘋子。一條大鐵鍊。擦在地上。一把加料大鐵鎖。斷着鎖梗。也擦在一旁。才曉得他扭鎖潛逃。他會扭斷這把大鐵鎖。這蠻力委實不小。說時。便喚僕役。把這鐵鎖。送上衛老爺驗看。善人看這鎖梗。足有葱管般粗。果然扭做兩段。斷痕尙新。見了怎不吐舌。里仁道。從病理上研究起來。凡屬害瘋的人。都有不可思議的蠻力。這是一種病象的表現。不足爲奇。兄弟在東京留學時。聽說春木町有個瘋漢。素來手無縛雞之力。但是一逢病發時。卻有九牛二虎之力。一天。他在瘋人院裏逃將出來。臃腫粗的大鐵柵。都被他敲做兩段。拳頭起處。幾尺厚的牆垣。打個透明窟窿。腳尖落時。幾百斤重的鐵香爐。都踢到十碼以外。（信口開河。可發一笑。）你想他的蠻力。可驚不可驚。若論這個沈瘋子。還算蠻力中之小焉者也。善人本沒有到過外洋。由他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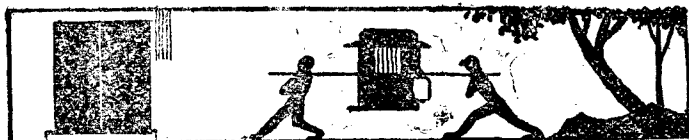
京西京信口胡謔。那有不信之理。便道。既這麼說。分明是虎兇出柙。爲
惡匪淺。身受其害者。正不獨兄弟一人。爲民除害。吾輩須得盡一番責
任。待兄弟見過縣長。發出緝拿的賞格。定要把他緝拿到案。辦個永遠
監禁的罪名。冥冥之中。也好替那社會造福。說時。又把仁義的招牌。挂
在面部。（面部挂仁義招牌。腦後挂遺民招牌。何招牌之多也。）里仁
笑道。爲害社會。這層倒不消慮及。他在醫院裏。口口聲聲。只說冤有頭。
債有主。定要第二次闖入尊府。和餘翁爲難。這幾天內。餘翁須得格外
防護。萬一遇見了他。餘翁既沒有第二條髮辮。被他拉扯。況且他的蠻
力。又比初發病時加上了好幾倍。被他抓住了。休說一位餘翁。掙紮不
脫。便是饒上十位八位。也不免遭他的毒手了。善人聽說。心頭着慌。暗
想我這乾癟老頭兒。怎有這把鐵鎖的結實。被他輕輕一扭。便要筋斷。



骨折打蛇不死。反受其害。這便如何是好。當下湊頭到里仁耳邊。喃喃。責備他謀事不忠。要是早把瘋子毒死了。便沒有這樁事發生。里仁也湊過頭去。輕輕的說道。這是他命不該絕。也是兄弟的財運不通。這幾天內。正待下些毒藥。結果他這條狗命。便好向餘翁領取第二次酬金。誰料他鬧出這個亂子。生生的把我二百塊錢鬧掉了。便是里翁格外原諒。仍把酬金見付。兄弟也無顏領受。說時。皺着眉兒。做出很懊喪的樣子。善人沒得甚麼可說。倒抽了一口氣。怏怏告別。回到家裏。立喚門役歪頭小王。來聽吩咐。此後倘有面生人上門。休得輕易放進。……善人每逢出門。存着戒心。不敢跨步便走。預派着僕役在門外東西探望。生怕這個瘋人又來和他作對。一面又去央求縣長。出那捕拿瘋人的賞格。縣長冷冷的說道。瘋人沒有捕拿的必要。他果然在外面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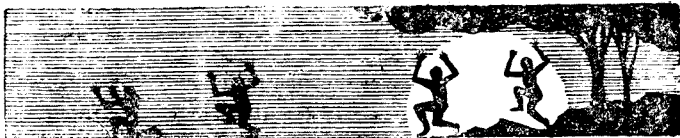


事自有警察前來干涉。否則由他自去謀生。何必逼人太甚。老先生提倡慈善事業。似這般貧病無告的人。當在哀矜之列。放他一條生路去罷。善人又沒得甚麼可說。依舊倒抽了一口氣。怏怏告別。回到家裏。只是手摩着這個光頭。恨恨不已。誰知一波未平。一波又起。福官病好沒多天。又感冒了風寒。病倒在牀。三小姐侍奉丈夫。照例便該衣不解帶。眠不貼席。福官才有病起的希望。叵耐他把「不」字換做了「必」字。越是侍奉殷勤。福官的病勢越是加重。一夜。胖太太睡夢初醒。隱隱聽得新房裏的福官。哭喪着聲調喊道。三姊姊饒了我罷。胖太太吃這一驚。真是非同小可。欲知後事。且閱下文。



第二十四回 半夜悲聲禍生肘腋 一場幻夢病入膏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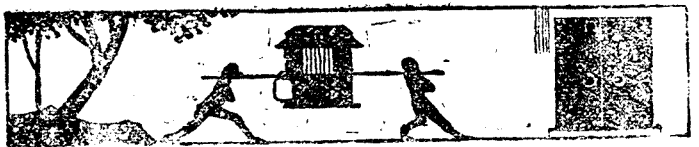
衛福官在新房裏面哭喊着三姊妹饒了我罷。夜闌人靜。發出這般悽慘的聲浪。端的爲着甚事。三姊妹又不是強盜。難道要結果他的性命不成。三姊妹又不是魔鬼。難道要勾攝他的靈魂不成。然而閨房裏面的風月寶鏡。本有正反兩面。正面是美貌如花的女郎。反面便是殺人如草的強盜。正面是軟玉溫香的佳人。反面便是青面獠牙的魔鬼。無奈世上的貪色男兒。都似紅樓夢裏的賈天瑞。死捧着這面風月寶鏡。只不肯掉轉來看他的反面。甘把這寶貴身軀。斷送在脂粉強盜妖嬈魔鬼的手裏。比及性命呼吸的當兒。才喚一聲饒了我罷。哼。哼。綁上法場喊救命。便喊破喉嚨。也都沒用了。一閨房兒女之私。出以危言悚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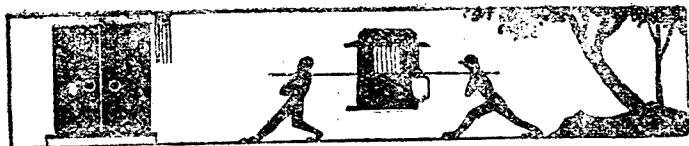
令人毛髮聳然。閑話少說。胖太太聽得這般的聲浪。分明是當頭一棒。打破他的抱孫觀念。別說抱孫。兒子都不保了。當下一骨碌從牀上扒將起來。散披着衣服。待要大踏步闖入新房去。叵耐這纖纖金蓮。只懂得緩步輕移。一旦叫他大踏步行走。縱使心窩裏告煞奮勇。兩只脚只是一百個不肯。胖太太又不會跋着鞋皮行走。定要把一雙鳳鞋。結束停當。才能夠跨步出房。那時心慌意亂。連喚着怎麼好。怎麼好。胸頭一口氣。按捺不住。兩隻手簸篩也似的顫動。拾起床前鳳頭鞋。向着脚上便套。越是匆忙。越是遲慢。套了一會子。再也套不上脚。子細看時。原來倒提了這隻鞋兒。卻把鳳頭向着脚跟。上套去。宜乎格不相入。（這邊鸞那邊倒鳳。遙遙相對。卻聽得新房裏的福官。又喚着第二聲。三姊姊饒了我罷。比着第一聲含糊了許多。分明有人掩住了他的嘴。




巴。胖太太又疼又痛。又氣又惱。手裏束縛着鳳鞋。嘴裏顛巍巍的喚道。阿福好心肝。好孩子。你別驚慌。娘來了。又氣憤憤的罵道。沒廉恥的賤人。丈夫病到這般地步。你還和他廝纏不清。你的面皮。端的是甚麼做的。（當答之曰是鐵做的）比及鞋兒束縛停當。趕快拔門。開房門。脚亂步忙。忘跨了門檻。吃那門檻一絆。雖不曾絆倒在地。然而這個傷痕才好的脚指兒。碰得怪痛。一陣啣啣之聲。又耽擱了一會子。好不容易一蹣一拐。扶牆摸壁的走到新房門首。見房門半半的關着。伸手敲門。只不聞房裏有人答應。胖太太喊道。阿福心肝兒。誰和你混。你開了門。細細的告我知曉。喊了良久。依舊不聞房裏有人答應。胖太太又喊道。親親熱熱的心肝兒。敢是這賤人和你混。你怎麼不則聲。不開門。難道你不愛着這條性命。才聽得福官在房裏說道。媽媽。這是……阿



啗喂。三姊姊別捩我的大腿。我可不敢說了。胖太太發怒道。該死的下賤婦人。你安着甚麼歹心惡意。半夜三更。却和你丈夫這般混黷……房裏又沒人答應。但聽得唧唧噥噥。彷彿三小姐和丈夫講話。却在枕頭上指示方略。隔了一會子。福官才說道。半夜三更。敲門打戶。只有你老人家和我來混黷。你自去房裏安歇。我們新房裏說說笑笑。和你們沒相干。你別操着心罷。（分明是哭哭喊喊。却道是說說笑笑。）胖太太聽得兒子這般說。幾乎把這個大肚皮部要氣破。呆了半晌。不會開口。又聽得房裏的媳婦。吱吱格格。正在那裏好笑。胖太太罵道。賤人笑我做甚。你是個長舌婦。（然則爾子爲秦檜矣。）專在枕頭邊攪撥男子。和我來鬥嘴。賤人呀。長舌婦呀。眼見你跪在岳爺爺的墳前。朝也被人鞭打。夜也被人唾罵呀。（罵得不倫不類。真是氣極之言。）罵聲尙



沒有停。牀上臥的三小姐。可也按捺不住這口惡氣。便發出一種刮辣鬆脆的聲調。破口大罵道。你這失心瘋的胖婆娘呀。我和你河水不犯着井水。沒來由半夜三更。敲門辱罵。你端的安着甚麼歹心惡意呀。我和你兒子同牀合被。行那周公之禮。這是明媒正娶。上不瞞着天。下不瞞着地。誰要你吃這不相干的醋呀。你早是要吃醋。用甚麼花花轎兒。大吹大擂。把我迎娶進門呀。胖太太這一氣。益發非同小可。倚在房門上。竟號啕痛哭起來。嚇得僕婦丫環。都從睡夢中驚醒。披衣下床。忙問甚事。衛善人也被他哭醒。急匆匆拖着鞋皮。踢踢踢踢的出房。氣喘吁吁的問着渾家道。你好端端睡在牀上。爲甚麼跑到這裏來痛哭。胖太太受着媳婦的氣。却在丈夫身上發洩道。你這糊塗蟲呀。躺在牀上和死狗沒兩樣呀。（然則胖太太夜夜胖着死狗眠矣。）要不是我醒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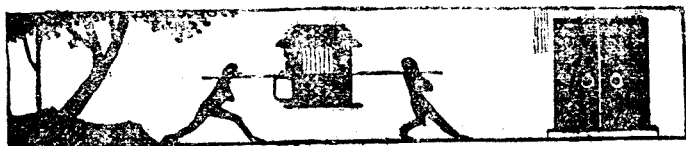


得早。這孩子怎有命活呀。(然而醒已遲矣。)善人摸不着頭腦。忙問端的。是甚麼一回事。胖太太又哭罵道。泥塑木雕的糊塗蟲呀。你枉生着兩隻耳朵。却不聽得兒子在房裏喊饒命呀。半夜三更。妖精作祟。教我兒子那裏掙紮得起呀。善人聽說是妖精作祟。嚇得倒退了幾步。忙喚着傭婦道。快快到書房裏。請出天師的鎮宅符。貼在房門上。包管可以降邪伏魔。(那邊正行周公之禮。這邊却掛天師之符。煞是好笑。)

胖太太啐了一口道。你正在那裏做夢咧。房裏的妖魔。甚麼張天師李天師都趕不出。這是我們衛姓的晦氣臨門。今年正月十八日。花花嬌兒。大吹大擂娶來的。便是這個賤妖精呀。善人聽着。才明白說的是媳婦。膽氣便壯了幾分。忙道。妖精怎會作祟。快快告我知曉。胖太太正待說時。又聽得房裏妖精。唧唧噥噥。和福官在枕頭上講話。福官道。快別



這般說。他們要生氣……阿唷喂。三姊姊放了手。我便這般說……阿呀。爹爹媽媽。你們半夜三更。敲門打戶。大哭小喊。這便是妖精作祟……胖太太指着善人道。你聽聽咧。這賤妖精挑撥男子。竟罵起老子娘來了。阿呀。阿福的心肝呀。我巴巴地十月懷胎。三年乳哺。養得你這麼長。那麼大。別的好處都沒見。却落得你罵一聲妖精呀。善人也氣得抖抖道。真真豈有此理。放其黃狗之屁。胖太太哭着說道。你別把孩子罵呀。這不是他的主張。全是賤妖精的挑撥呀……那時僕婦丫環。見房內房外。鬧得利害。險些兒要鬧出打架來了。（算是妖精打架一笑）紛紛上前勸解道。老爺太太權且回房休息。待到來朝。再和少爺少奶奶理論。胖太太那裏肯依。擂鼓也似的敲門。定要把賤妖精拖將出來。和他講理。但是房門擂得緊。福官在牀上哼得利害。擂一聲門。福官便



哼一聲阿唷喂。善人又不禁驚異起來。想到從前白娘娘盜取庫銀。縣官捉到許仙。當堂責打板子。白娘娘暗遣五鬼。把許仙捱受的板子。移到知縣太太的臀上。許仙捱一下打。太太叫一聲痛。這便是五鬼搬運的魔術。現在這裏播門。兒子那邊叫痛。莫非媳婦真是個妖精。也在那裏行使這五鬼搬運的魔術。當下便勸渾家且莫播門。待到明朝再說。胖太太明知是媳婦使刁。沒奈何只得回到老房。自去歇宿。僕婦丫環們見主人主母都睡了。便也各自安睡。不待細表。待到來朝。善人夫婦。因隔夜鬧了這一場。起身略遲。比及開了房門。正待喚媳婦出來講理。王媽早上前稟告道。少奶奶起了個大清早。頭也不會梳。早坐了轎兒。自回娘家去。臨走時。他說今生今世。再也不上衛姓的大門。我們因老爺太太不會起身。所以不會來稟告。胖太太道。由他回娘家去。我們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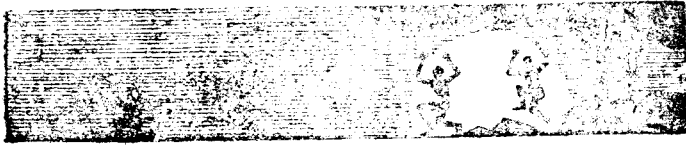
生今世再也不把這妖精接取回來。說時便和善人同到新房裏。瞧見福官的病體如何。却見福官倚在枕上。只是呆呆的發怔。胖太道。兒呀。昨夜賤人怎樣和你混。你覺得身體怎麼樣呀。福官瞧瞧他老子。瞧瞧他娘。口角兒一動。鼻翅兒一擷。雙眶眼淚。索落落的滴下。抽抽咽咽的說道。爹爹媽媽。你們替我早婚。斷送了我的……說到這裏。竟放聲大哭起來。他一哭不打緊。竟把這痴望抱孫的一對老夫妻。打破了沈沈迷夢。你瞧着我。我瞧着你。說不盡的許多懊悔。(悔已遲矣)胖太太哭道。好孩兒。我害了你了。善人去摸他的額角。覺得着手熱烘烘的。瞧瞧他的面龐。瘦得不成了模樣。便回頭向渾家說道。孩子的病勢。委實不輕。這便怎麼好。說時。忍不住的淌了一陣淚。太太道。阿彌陀佛。虧得這賤妖精今天走了。要是他在這裏。便休想孩子病好。現在快快兒。



延請有名的醫生。把孩子醫好了。寫着一紙休書。休去了石姓的妖精。另娶一位賢能的媳婦。善人拭着淚道。孩子病好了。再不敢替他提起親事。須待三年五載以後。他的身體結實了。（其如形銷骨化何）那時辦這喜事。尚不爲遲。橫豎得孫遲早。莫非命也。沒的貪了賒帳。折了現貨……老夫婦自悔自尤。不須細表。且說福官的病勢。一天一天的沈重。徧請了中西醫生。前來視病。只落得人人吐舌。個個搖頭。無非說一聲。另請高明。實在無能爲力。其時福官業已神志不清。語言糲糊。直着嗓子。喃喃。不知背誦些甚麼。胖太太哭道。可憐的孩子。病到這般地步。依舊還念着經書。善人側耳聽時。不覺老大詫異。原來福官背着的。都是極不堪的穢褻小說。（卜麻子教育之效）當下根究原由。那裏來的不良小說。被孩子讀得爛熟。胖太太哭道。除却賤妖精。誰把



這撈什子講給孩子聽呀。(冤哉枉也)孩子倘有三長兩短。一定要和這賤妖精拚一拚死命呀。話休絮繁。且說福官一病匝月。捱到四月十八的一天。三魂渺渺。七魄悠悠。竟脫離這軀殼而去。享年不過十五歲。離着結婚恰恰三月。善人夫婦。哭得死去活來。不消細說。但是一片哭聲裏面。卻有一個人滿懷歡喜。暗暗道。福官一死。我的好消息。多分不遠了。這人是誰。卻不是石三小姐。(除了石三小姐。又是誰呢)欲知後事。且闕下文。



寫
眞
縮
第二十四回




第二十五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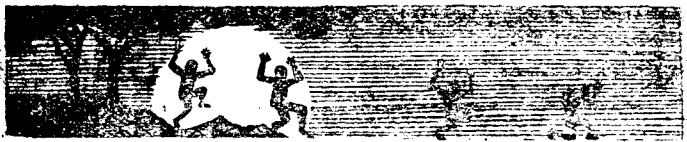
遇禍變丫環起野心

破機謀先生丟老臉

衛福官絕命的當兒。老夫婦號啕大哭。痛不欲生。合宅的僕婦丫環。也來湊個熱鬧兒。你一聲好少爺。我一聲好少爺。眼淚兒沒半點。哭聲兒卻格外的響亮。就中有個妖妖嬈嬈的春香丫頭。也立在尸牀前面。把絲巾乾揩着眼睛。一聲聲的哭喊少爺。嘴聽哭的是少爺你死得苦呀。心裏存的是少爺你死得好呀。原來福官這一死。春香野心勃勃。大有幸災樂禍的意思。只因衛老頭兒本是個好色之徒。早想討納幾個偏房。軟玉溫香。娛樂他的桑榆暮景。然而在這胖太太勢力範圍以內。納妾兩個字。怎敢輕易提出。有時老頭兒話裏藏機。有意無意。半吞半吐。約略透露些口風。誰料話才出口。雨點般的涎沫。早向臉上唾來。口



風乍吐。涎雨忽來。趣極。胖太太帶唾帶罵道。天殺的。你安着甚麼歹心惡意。放着我在世。你要討納偏房。今生休想。老頭兒諾諾連聲。再也不敢擦蜂撥蠍。旁邊僕婦丫環。瞧在眼裏。忍不住格格的笑。胖太太又怕人說他吃醋。未免有關體面。便竭力的表白一番道。你們笑甚麼。敢是笑我吃醋。哼哼。這便老大的纏誤了。我太太生平最恨的。是人家老婆惡很很。和男人吃醋。全不想自己肚皮不爭氣。不曾生得一男一女。丈夫討納偏房。本是傳宗接代的大道理。將來生有子息。自己做那現成母親。有甚麼不快活。因甚要吃起醋來。似這般不明道理的婦女。委實令人痛恨。若論你家的老爺。却是情形不同。有了這麼長那麼大的孩子。卻還要討納偏房。怎不惹人笑話。要是你老爺膝下空虛。不曾生得子息。那麼他便不想討小。我也要用着強硬手段。捏給他幾個小




老婆衛善人聽在耳朵裏。深悔兒子養得太早。卻斷絕了這條納妾的門路。家裏幾個丫環。惟有春香最是玲瓏乖巧。深得胖太太的信任。他又善于修飾。每日價搔首弄姿。溜眼送媚。引誘得這個乾癩老頭兒。兩眼火綽綽。三尺垂涎。幾乎要拖到脚背上面。從來知夫莫若妻。胖太太知道這隻饞嘴貓兒。到老都要偷食。自然用着十二分的精神。把他處處提防。而且嚴禁春香。不許和老爺言語兜搭。每逢出門的當兒。總帶着春香同走。免得乾柴烈火。放在一起。鬧出甚麼亂子。然而俗語道得好。只有千年做賊。那有千年防賊。任憑胖太太防閑得緊。這條腥氣撲鼻的魚兒。畢竟被這偷食貓兒。騙到了嘴裏……且住。衛善人是個乾癩老頭兒。和春香年齡相去。約莫有三十歲上下。春香的眼裏。又不糝着石灰。怎麼鬼鬼祟祟。和這老頭兒做一對兒。原來春香的眼裏。雖不



曾糝着石灰。善人的嘴裏。却是甜津津的滴下糖來。他說。你和我勾搭上了。你的福分可不小。將來看個相當的機會。把你娶做偏房。不和太太在一起兒住。另在闔門城外。關個新宅。我和你安安穩穩的度那快活日子。所有錢財。由你使用。吃又吃不了。穿又穿不了。你便是第二個太太。一樣可以呼奴喚婢。坐馬車。看夜戲。這般日子。你想快活不快活。春香聽得心花怒放。便和老頭兒攪得火炭般熱。他想老頭兒的皮膚是乾癯的。老頭兒家裏的元寶。却不乾癯。看這元寶分上。便胡亂和他做一對兒。（老夫得少妻。全仗此不乾癯之元寶耳。多少紅顏伴白頭。無非看這元寶分上也。）主婢勾勾搭搭。除卻胖太太全沒知曉。宅裏的僕婦人等。卻都瞧在眼裏。只不敢在主婦面前。搬唇弄舌。一來春香的人緣很好。所有婆婆媽媽。暗地裏百般勾結。聯爲一氣。二來善人怕




他們搬弄是非。便打破慳囊。掏出些銀錢。塞住他們的嘴巴。因此胖太太那邊。再也不會走漏了消息。後來福官病重。胖太太一心在孩子身上。防閑上面。比從前寬鬆了許多。善人雖也惦念着孩子。然而有這妖嬈婢女。和他打攪。萬疊愁腸。便寬鬆了許多。有時擁着春香。含笑說道。你看福少爺的病。是不濟事的了。少爺倘有三長兩短。衛姓少了傳宗接代的人。我便不想討小。太太也要硬替我討個偏房。那時你便是堂堂皇皇的姨太太。也強似現在偷偷摸摸。擔了許多驚嚇。春香聽了。益發暗暗快活。他想果然另闢了一個宅子。不和胖婆娘在一起兒住。一切使用。稱心遂意。這便是天大的福分。就算美中不足。嫁了這個乾癟老頭兒。然而嫁他的是我的身子。若說我的一顆心。却依舊不曾嫁他。蘇州城裏的美少年。車載斗量。那裏數得清。據我這副面貌。還加着綾



羅被體。珠翠盈頭。打扮得和公主娘娘一般。手頭的銀錢又寬綽。那時放出眼光。從許多美少年裏面。挑選個頭等照會的郎君。和他親親熱熱做一對兒。只要做得秘密。不給老頭兒知曉。他便奈何我不得。春香既這般着想。所以福宮的病狀。一天一天的沈篤。春香的希望。却一天一天的切近。他又是個隨機應變的人。當着善人夫婦。愁眉淚眼。彷彿惦念着小主人。異常悲慘。背着善人夫婦。却是扯開了嘴。心窩裏甜甜蜜蜜。宛比啞叭拾着黃金。說不出的喜歡。這天他正在人叢裏哭。少爺縱然哭得悲悲切切。却全是石烏龜喝水。叫做口不應肚。善人夫婦商辦兒子的喪事。第一要喚媳婦回來。披麻守孝。依着胖太太心裏。很想和石三小姐斷絕關係。似這般害人的妖精。還要喚他回來做甚。善人含淚說道。太太不是這般說。可憐這孩子養到了十五歲。大吹大擂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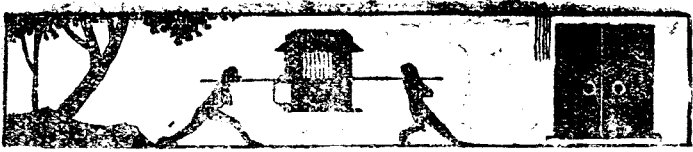
了親。要是下棺的時候。沒人抱頭送終。沒人披麻守孝。不但體面有關。並且孩子在泉台也不瞑目。太太。你便耐着這口氣。暫時喚這賤人回來。守孝成禮。待過了七七四十九天。孩子殯葬的事。都已完畢。那時反轉面皮。把賤人一場臭罵。驅逐出門。也不爲遲。胖太太素來拗着丈夫。不肯聽他說話。現在方寸已亂。想不出甚麼主意。便道。喚這賤人回來也好。我正裝滿了一肚皮的氣惱。沒處發洩。待他來時。便不抽他的筋。剝他的皮。也要當着諸親百眷。用着鐵鍊。把他牢鎖在死人脚上。才消我這口惡氣。當下便喚着長班轎役。先到城外石姓家裏去報喪。催促少奶奶立刻前來。休得遲延。轎役去了一會子。回來報告。說奶奶不在。娘家居住。一禮拜前到上海。至今尙沒回來。石太太得了這裏的凶信。準備打電報上海。催促少奶奶回蘇。大約今天不能趕到。明天總該回



來。胖太太倒抽了一口氣。連說反了反了。這賤人倒逍遙自在。丈夫死在家裏。他卻向上海遊逛。不想回來待他來時。我不把他打個七死八活。我也不姓衛了。（要姓甚麼）當下等了一天。三小姐仍無回來消息。待到來朝。依舊等了一個空。福官的屍身不能久擱。奈何只得先行小殮。且待三小姐來時。再行擇日大殮。下棺的當兒。沒人抱頭送終。倒是衛善人父代子職。啼啼哭哭的捧着兒子頭顱。勉盡親視含殮的大禮。胖太太號啕大哭。說甚麼黃梅不落青梅落。惹厭的老東西不死。却死了我嬌滴滴親生兒子。善人聽了。又痛又羞。當着衆人。大有無地可容的模樣。（不可爲人。不可爲父。嗚呼痛哉）又過了一天。三小姐依舊沒有回來消息。遣發僕人到石姓探問。石太太也不知女兒寓滬的地點。沒奈何只得在報上登了頭等廣告。却是石太太出面。無非說



女婿病故。盼汝回蘇成服。見報速來。萬弗逗留的意思。過了一天。報上也發現了一個廣告。却是三小姐登的。道的是我與衛姓。恩斷義絕。尅日回蘇。碍難遵命。石太太見了這個廣告。氣得半死。連忙遣人到善人那邊通知。說這不肖女兒。在上海流連忘返。却把丈夫喪事置之度外。委實不成了模樣。你們也不必把他做媳婦看待。福姑爺的喪事。由你們怎樣辦理。也不必待他回來。再行大殮。只算沒有這個媳婦便是了。胖太太對着來人。啐了一口道。虧你們太太。說出這般可笑的話兒。我們用着金珠首飾銀兩財禮全副執事花轎兒娶來的媳婦。貪圖些甚麼。怎麼輕描淡寫。只說沒有這個媳婦一般。要是沒有這個媳婦。我們又何必花了這許多精神。白白的澆灌這棵死桑樹。你去回覆你們的太太。在這三天以內。快快交還我這個媳婦。要是沒有人交出。那麼



我們花去的金銀首飾。銀兩財禮。全副執事。花花轎兒。都要向你們太
太算帳。石姓的來人。見胖太太盛氣難侵。無理可喻。只得諾諾連聲。自
去覆命。石太太又焦又急。又氣又惱。免不得丟下念佛功課。自向上海
找尋他女兒回來。按下慢提。善人等待媳婦。不見回來。只得擇日舉行
大殮。那時衛姓親友。紛紛來弔。大廳花廳上面。賓客擠擠。對於三小姐
的舉動。紛紛議論。有貶無褒。上坐的幾位長鬚紳士。都說石姓的女子。
全沒有三從四德。丈夫死了。不來守孝。是可忍也。孰不可忍也。要是我
做了衛老。一定要把他送到官廳。重重懲辦。還有幾位善堂董事。扮出
道學面孔。都說似這般的媳婦。得罪祖宗。得罪天地。就算不把他送到
官廳。天網恢恢。疎而不漏。遲早也要遭受冥譴。西席先生卜麻子。也把
手掌拍得怪響。連說諸位先生的議論。實在透關。天道福善而禍淫。古



人豈欺我哉。說時又連連轉着腦袋道。善人而不獲其福者。有之矣。此語却是雙關。衛善人正失了一個福官。未有淫人而能免禍者也。正在點頭播腦咬文嚼字的當兒。蔘兒衛善人手執着幾本青紙封面的小冊子。氣吁吁的趕到卜麻子面前說道。老夫子。我正有話向你請教。衆人不明原委。個個奇怪。卜麻子作賊心虛。却把這個麻臉。漲得和血一般紅。欲知後事。且閱下文。

